



著 許 徐

吉 布 賽 的 話 感

三思樓月書之一

吉布賽的勝感

徐訏著

獻辭

我未記我身受的苦，

也還未記我心底的哀怨，

以及胸中的憤怒，

請許我先記青春消逝的路上，

我是怎麼樣的糊塗。

我還沒有背誦我的耳鬚，

也尚未細述我的目覷，

我暫想低訴我在黑夜約山上，



(南)

怎麼樣撫摸我周圍的雲霧。

所以請原諒我不告訴你——

在海灘上我寫過什麼字，

還有怎麼樣在潺潺的溪邊，

望着那流水的東逝，

佔念到今與昔，生與死。

那麼讓我先告訴你故事，

再告訴你夢，

此後，據一個清幽的月夜，

我要告訴你詩。

吉布賽的誘惑

「巴黎是世界藝術的淵源，美的中心；馬賽是世界罪惡的淵源，奇的中心。你既然有愛美的慾望遊巴黎，那末你如果有好奇的慾念，請不要忘了馬賽。」

那時有一位世界的旅行家，聽到我要從巴黎回中國的消息，從遙遠遙遠的南美，寫一封信給我。那是信裏的警句。

當初我去歐洲時走意大利，因而沒有經過馬賽；在法國幾年到過尼斯，到過里昂，到過……獨獨沒有到過馬賽，那次我本來想走陸路回國，但後來決定到馬賽，搭海船了，原因自然許多，但是這幾句警句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到馬賽時，我袋裏帶着九千法郎，我留七千法郎預備購船票與路上零用，

二千法郎預備用在馬賽的，但是三天以後我用去三百法郎還不到，可是整個馬賽可玩的地方都逛過了。這使我非常失望。

第三天的晚上，我在旅館的飯廳裏用飯，飯後閒坐抽煙，翻翻我帶在手上的幾本雜誌，覺得沒有什麼趣味，正感無聊的當兒，我忽然見到斜對面的桌上，一個濃睫大眼，嘴美麗的女子，用一副撲克牌爲一個坐在她對面的衣服整齊的紳士算命。她看看牌，又看看對面紳士的面部，用她微微的唇動在解剖他的命運。飯廳的人很多，都在注意她們。我同她們的距離雖不能讓我聽到那位美麗巫女的話兒，但是她的複雜表情與有光的眼睛使我相信她有看透人家內心祕密的權力。那位紳士微胖，大概四十多歲吧，有副眼鏡架在鼻樑上，虔誠地聽着巫女的斷語，這些話兒居然支配了他，使他忽然悲哀，忽然歡喜，忽然驚奇，忽然大笑，忽然長嘆；最後大概說到他的太太的死去吧，他竟脫下眼鏡拿出手帕嗚嗚地哭起來了。

於是全廳的人都被打倒，對於這位巫女表示了敬佩好奇的神情，最後，當她算完了那個命以後，有幾個人也要她算。於是那位巫女走到別桌去了。

半個鐘點以後，大概她已經結束那面幾個買賣，回來從我的桌旁走過。我說：

『對不起，太太，你願意坐在這裏替我算一個命麼？』

『自然，替一個異國人算命在我是光榮的。』她說着坐下，毫不客氣拿起我桌上的紙烟，夾在手指間，說：

『你爲什麼叫我太太，難道我已經老了麼？』

我劃一根洋火點起她手上的紙烟，說：

『笑話！你怎麼不知道太太都是比小姐爲美麗呢？』

她噴出一口烟，話就在那烟裏濺了出來：

『但是我是一位小姐。』

『那麼，對不起，小姐。』

她沒有說什麼，只是把撲克牌交給我，叫我洗一下，於是她將撲克牌接去，一張一張依次地翻在桌上並列着，說：

『請你靜想你的願望。』

我照樣做了，她說：

『好，現在你先付我錢，五十個法郎。』

這使我驚奇，怎麼要五十個法郎？但是我從她的美麗原諒起，我於是慷慨地付出了。

接着他開始說我的過去與現在，我也記不起她說的什麼，總之一點也沒有說着，我覺得爲寶貴我的五十法郎起見，還是多看她一回，來得值得，我覺得她實在美得不平凡，所以我不去注意她說些什麼，我注視她面部的曲線，眼睛的光芒，手的動作以及身子的韻律。

『好，現在完了。』不到十分鐘她說。

『完了？但是一點沒有說着。』

『一點沒有說着？你這樣說，是不是爲珍視你五十法郎？』

『不，小姐，』我說：『不過我感到爲東方人算命是一件難事。』

『爲什麼？』

『因爲東方人是不會表情的，你很難從東方人面上看到他內心的祕密。』

『你以爲西方人容易麼？』

『是的，尤其是法國人；他們話沒有說出一句，面部與動作已經代說了九句。我想異國人學不好法國話，這是一個原因。比方剛才那位紳士就全身是動靜與表情，所以很容易被人看出他的內心所想到的……』

『哈哈……』她笑了，說：『你這人真可愛。』

『怎麼？』我奇怪了。

「你在爲我的能力尋理論的辯護。」

我這時覺得她的笑聲對我是一種侮辱，我說：

「不瞞你說，我出五十法郎倒覺得是值得的。」

「假如我的算命不好，爲什麼還值得？」

「因爲在中國，同一個美麗的姑娘談一席話，有時候需要幾千金的。」

「你這樣同一個陌生的小姐說話是紳士的舉動麼？」

「但是你剛才的笑聲中是不是有對我侮辱的意思？」

「有的，但是說給你聽，你自己也要笑的。」

「那末，對不起，讓我飯後也玩一場吧！」

「但是你需答應我絕對守秘密。」

「可以，我答應你。」

「說！對着上帝。」

『好。對着上帝，我答應你絕對守祕密。』

於是她把臉靠攏來低聲的說：

『剛才那位紳士，不過是我幫手，騙點生意吧了。』

我來不及回答，不覺大笑起來。最後，我說：

『他真是一個表情的聖手！』

『也許是的。』

『那麼他爲什麼不去做戲子？』

『但是他只會做這個角色，而且有比這個更舒適與近遊戲的職業麼？』

『職業？』

『自然啦，我們都靠這個爲生的。』

『這很有趣，但是一定很清苦。』

『爲什麼？剛才一週我已經賺了二百多法郎，要是在大的旅館，一次常

常在「二千法郎以上。」

「日子多了，難道別人不曉得麼？」

「世界是大的，我們的主題並不限那一國一地。」

「那麼常常旅行。」

「自然，流浪，自由，這是我們民族的靈魂。」

「你是……？」

「吉布賽。」

「啊！怪不得這樣有趣。不瞞你說，我也愛自由與流浪的人。」

「那末你在這裏也是爲着流浪。」

「預備回中國去，因爲有人告訴我馬賽是最奇的世界，所以預備就些日子，但是我玩了三天，馬賽已經玩遍，不知奇在那裏？今夜終算遇見了你，這最奇事！」

「啊！」她又笑了：「這有什麼奇？這是任何地方都有，任何時候都有的事。報紙上不是常常用第三人稱的消息作爲廣告麼？便藥不是有買者的來函證明麼？都是同樣的玩意，算不了什麼？你好奇，那麼你知道什麼是奇事呢？」

「我沒有見過的聽過的在我都是奇事。」

「那末這隻茶杯難道不奇麼？」

「那是很平常的東西。」

「可是你以前並沒見過牠。所以所謂奇雖是過去沒有見過聽過的事物，但過去沒有見過聽過的不一定是奇。」

「那麼你說什麼才是奇呢？」

「奇是世界上第一的事情，第一好，或者第一壞，第一美或者第一醜。假使你想看，我都可以領導。」

『那末好，你做我領導。』

『那末你要先看第一美的呢，還是看第一醜的呢？』

『我不懂。』

『不懂，現在我問你：你又不愛看看世界第一美女。』

『世界第一美女？你是說在馬賽？』我驚奇了。

『不錯，你要不要看？』

『你是不是說你自己？』我笑了。

『假如你以為我是世界第一美女，那麼你不是瞎子，就是從生出來就沒有

見過女子。』她嚴肅地說。

『那麼你可以告訴我她在哪裏麼？』

『假如你想去看，讓我帶你去，我替你介紹，我們一同吃飯，怎麼樣？』

『那好極了。』

「但是我職業上的價目是要先付一半的。」

「你是說你做介紹的賣買？」

「是的。」

「那麼多少定價呢？」

「隨事件而定，假如如剛才所說的，你可不許還價，我只說一句：是四百法郎，先付半數。」

我當時一時發意，想想機會難再，覺得我本來預備着觀奇的錢，看一看世界第一美人到是值得的。我說：

「好，但假如我不以為她是美人呢？」

「我把定洋還你。」

「好，我相信你。」說完了我就點錢給她。

「但是，告訴你，一切出來吃飯白相的錢是要你付的。」

『那當然，但是你難道也一同白相麼？』

『自然，第一次自然，她又不是妓女。至於以後你想同她怎麼，那不是我的事了。』

這樣我們就約好第二天中午在這裏會面。

二

第二天，我到的時候，她已經在了；她穿戴得非常華麗闊綽，我幾乎不認識她；要是她先招呼我。我說：

『啊，你打扮得這樣，已經是世界第一美人了，你不要是騙我呀！——叫我來看打扮好的你自己。』

『我怎麼會騙你？你真是從來沒有見過少女。吉布賽的人是浪漫自由，但

是買賣是買賣，我怎麼好騙你？」

「那麼你爲什麼打扮這樣像一個貴婦人似的。」

「自然啦！你難道不再打扮了？」

「我？我也要打扮。」

「一定要穿禮服，不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我的禮服不在這裏。」

「那麼買一套或者去租一套。」

「好吧，那麼去租去，你陪我去租去。」

飯後，我們到一家禮服店租一套合式的禮服，穿了出來。她看看我，說：

「啊，現在是非常漂亮年青的紳士了！這樣才可以博得她的青睞。那末，

我們叫一輛汽車去吧。」

於是我們上了街車，她關照了車夫，我也聽不出是什麼街。車子就駛去

了。她忽然嚴重地對我說：

『話可同你先說明，假如你要鍾情於她，弄得不願意回去，弄得自殺，我可不負責任。』

『笑話！你真是當我小孩子了，不瞞你說，我不是統裕公子，也沒有錢，看看世界第一美人長長見識就是了，明後天我就去買船票，以後就回國了。』

『那不是流浪者的精神。』

『怎麼？』

『流浪者是熱情的，假如愛了什麼，還管什麼別的一切。』

『但是我怎麼會愛她？』

『這是難說的。』

『不，決不，我可以同你打賭。』

『打賭，真的？』

『真的。』

『那麼打多少錢？』

『這可以隨便你。』

『一萬法郎，怎麼樣？』

『一萬法郎？我囊中也沒有「一萬法郎」。』

『那末，五千。』

『五千，好，五千就五千。』

『但是，不許賴。大家是有人格的人呀！』

『自然不賴，只要你……』

『我決不會。你可不許賴。你知道，事情是你便宜，你可以自己作主，我

只好服從你，』

『我怎麼會賴？』

『那麼你說對着上帝。』

『對着上帝，我不賴。』

『我也說。』她說着劃一個十字架：『對着上帝，我不賴。』

『好。』

車停了，是一家很大的女子時裝店的門口，她不說什麼就進去，我就在她旁邊跟着她。

於是我們上了電梯，不知第幾層，我跟她出來，我以為是一家戲院——因為一切活像是一個戲院。

許多人已經坐在那裏，許多人在櫃上喝酒，吃糖果點心，許多人還絡繹的進來，大家都穿着禮服帶着女子。

她告訴我，這裏吃東西不用錢，於是我就跟着他喝了一杯甜酒。接着我們坐下。

一直到有一位漂亮的少女發給我一本小冊子的時候，我才知道那是時裝表演。

最後，音樂奏起來，幕開了；佈景是一間大客廳，一個非常美麗的貴婦人穿着非常華麗發光的禮服在沙發上坐着看手錶，金剛鑽在手上發亮。

『你是說她麼？』

『夠美了吧！』

『真是世上第一美人，可惜我們坐得太遠了。』

『你等着吧。』

接着一位漂亮的侍女叫出某太太到了。

進來的又是一位戴着非常奪目的禮服，首飾的女子，兩個人攀談幾句。那位漂亮的侍女又叫某小姐到了。

這樣上來有十多個人，個個都是了不得的美女，個個都穿戴着不同的禮

服，要在這裏面，誰是第一，誰是第二，我是沒有這個能力的，於是我問：

『你說哪一個是？……』

『你等着吧！』

但是幕閉了，音樂也停了。

『完了麼？』我又問。

『你等着吧！』

第二次開幕，台上是田野的佈景，有二十幾個美女穿着各色各樣的旅行服裝在野餐，大家開鬧着，後來合唱了三支名歌，最後太陽斜了，教堂的鐘聲響了，大家披上外衣，各駕一輛機器自行車進去了。

『的確個個是世界第一的美女，但是到底那一個是第一的呢？』我實在奈不住，等閉幕的時候又問她。

『你等着吧。』她還是這句話。

第三幕是海濱，第四幕是車站，這些都過去，我看看，是世界第一的美女，但是那一個是第一中的第一呢？我沒有法子下判斷。

『你說，』她忽然問我：『那位淡黃色好，還是綠色好。』

『你說什麼？』

『我是說那旅行時裝，淡黃色好，還是綠色的好。』

『我沒有注意，大概都不錯吧？』

『我是說樣子。我想買一套。』

『我不懂，我覺得件件都好，而且個個是世界第一美女。』

『你真是地獄裏的鬼魂初次進天堂。』

『對，我承認，實在我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美女。』

但是音樂入響了，幕開時是輪船上，忽然風浪大作，船上的旅客——大概有三十個美女吧——都吊下小船，跳下去；輪船最後沉了，那些旅客就在風浪

中划到一個島上，天已經黑了，大家攜起火圍坐着唱起歌來。忽然有一道光一縷從遠處飛來，慢慢近了，慢慢響了，是一個仙子，啊！我一剎那幾乎暈了過去。這位仙子穿着雲一般的衣裳，披着陽光一樣的頭髮，在風中飄蕩，像是整個的身體在飛一樣，她招待她們到她宮殿去，於是大家遠了，幕也下來了，歌聲與音樂還在嘹亮。

場中電燈亮了，我還是昏迷着。

「現在你知道世界第一美女了吧？」她站起來問我。

「但是這不是人，這是仙女。」我揉揉眼睛，說。

「唉，你真是孩子，這是佈景，你怎麼當她是真的仙子。」

「假如人，決不會這樣美。」

「但是你看，這不過是商店的廣告。」

「座中的客人都散了。」

『怎麼樣？』她問。

『回去吧！』我說。

『你不想同她一同吃飯了麼？』

『這怎麼可能呢？』

『自然可能，我允許你的事一定可能。好，你到對面，』她說着指窗外一家咖啡店：『對面咖啡店等我們，我去同她來。』

她對我笑笑就從走廊穿過去了。我一個人迷迷茫茫下來，看見許多人在買衣帽，我都沒有去注意，迷迷茫茫出了門，進了那家咖啡店，迷迷茫茫的買了一杯冰淇淋蘇打坐在那裏。

念分鐘後，她們果然來了，全房間的人都楞了，我更是不知所措。但是她們已經到我的面前。

『那位是潘蕊小姐，那位是X先生。X先生對於你的美麗已經迷惑了。』

吉布賽小姐替我們介紹。

我只同她點點頭，但是她伸出手來了，我於是放膽子同她握了一握。

大家坐下來，但是我一句話都說不出。

「怎麼？」吉布賽小姐說：「你同我說話的談鋒呢？潘蕊小姐實在不是神，你何必害怕呢？」

我不知爲什麼，忽然面孔熱了起來。

「啊！你是不是孩子？大概我的五千法郎終可以勝利了。」

我還是說不出什麼，忽然一縷非常柔和的聲音：

「×先生你是從巴黎來麼？」

「是的，小姐。」我非常不自然的回答。

我不知道這些時間是怎麼過去的，我一直沉默着，迷迷糊糊的像做夢一樣，出了咖啡店，進了飯館，一直到飯後，我們送潘蕊回家的途中，她對我說：

『謝謝你，×先生，希望再見到你。』

『小姐。』我鼓足勇氣說：『我可以有一個你的住址嗎？』

『自然可以。』他說着，問我要紙筆，我把記事簿給她寫。問：

『允許我來訪問你麼？』

『自然，上午終在家裏的。』她寫好了交還我。

我們間又沒有了話。

『×先生，記住第一我說過一切我不能負責。第二請你不要忘記我們對着上帝的契約。』吉布賽小姐低聲對我說。

我沒有回答，不久汽車停了。

『再會。』車門碰的一聲，世界最美的影子消逝了。

我同吉布賽小姐回來。付清了她介紹的工錢。

想着這份最美的印象，一個人在旅舍裏，才知道宇宙是多麼殘缺，混亂。但說我當時就愛上這個最美的女子是不對的。不過我不能忘她則是實情，因為在紛紜的世上，竟沒有一件東西，一個人可以來代替這個印象的位置。

最明顯的理由是我就要離開這塊土地，也許此後終身再不能會見她了，那麼爲什麼不趁可能的機會去拜訪她一次呢？

於是第二天早晨，我按着地址到了她家。昨夜我沒有看清楚，原來這是一所華麗的公寓。一到門口我可徬徨起來，因為這樣的拜訪在我實在是有點冒昧的。

有道斜對面是一家鮮花舖，這吸引了我的情緒，於是我過去買了一束華貴

的鮮花，走進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在送花的卡片上寫着這樣的話：

『尊貴的小姐，假如你不以爲我想會你是一件突兀的事，請到你家對面一百八十六號咖啡店一晤。——這會是我平生最光榮的事件。我用玫瑰花祝你美麗，再用聖母花祝你尊貴。』

×

於是同那一束花一起，我派使者送去了，我自己在一杯咖啡前靜候。

十分鐘工夫，使者回來了，帶給我一張字條：

『先生：謝謝你寶貴的花束與祝福，假如這不是太麻煩你的話，允許我在舍間等你，我備着咖啡店所沒有的咖啡。』

潘蓋

這樣我非常興奮的進了她家，這是公寓的第二層，包括着大小八間房子，除了她以外只有她的母親，她同我介紹後，她母親就走開了，我們在一間佈置

得很華貴的客廳裏坐下。

女傭送來了咖啡，我替她的放好了糖，說：

『你想不到我來拜訪你吧？』

『我想到的。但是不知道你爲的是什麼？』

『自然因爲你的美。』

『你真感到我美麼？』她說了，眼光直逼着我，我不敢正眼看她，把頭低

了下來。我低聲地說：

『是的，小姐。』

『是一種什麼樣的美呢？』

『是一種尊貴高潔與光明。』

『那不是形容人的話，那是對聖母瑪利亞的頌辭。』

「……」我沉默了。

「那麼你就爲這份美來看我的。」

「是的。」我誠地說：「我覺得同你在一起，宇宙立刻變得圓滿，和平與平靜。」

「但是我每天過着殘缺，混亂，矛盾的生活。」

「你？」我驚奇了。

「是的，你不相信麼？」

「……」低下頭，爲她的話我有點惆悵。但我沒有說什麼，不自然中眼睛望到了牆上的照相，那是兩個青年的學生。

「你覺得我的兄弟像我嗎？」她說。

「你的兄弟？」

「是的，他們都比我小。」

弟嗎？」

『不像你。』我站起來在照相前看：『一點也不像你。你還有別的姊妹兄

弟嗎？』

『還有一個弟弟。』她說：『連同母親同我們一家是五個人。』

談話從那時起，她也問起了我的家庭的情形。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兩個鐘頭。我說：

『你可以同我一同去吃飯麼？』

『啊，對不起，今天碰巧有飯約了，不然我要請你在我這裏便飯的。』

『那麼……』我感到很失望。

『假如你有空，明天到我這裏吃飯怎麼樣？』

『那末明天讓我邀你吃飯。你什麼時候在家？』

『假如是晚上的話，你五點鐘來公司看我可好？』

『好的。』我說着站起來預備去了：『準定明天下午五點鐘。晚飯後希望

我沒有光榮的生活。」

「請等一等。」她說：「現在同我一同出門可好？」

她進去了，十分鐘以後，換了一套衣裳出來，同我到了門口，我正要同她分手的時候，她說：

「你到哪裏？讓我送你回去可好。」

「你送我回去？」

「是的。」她說：「我有車子。」

她於是拉我同行，到汽車間裏，她邀我上車，那是一輛小型的「雷腦」，她坐在駕車的座上，我坐在她的旁邊，這樣她就送我到旅舍了。

.....

依着約會，開始了我們的交遊。日子過去得實在非常容易。我已經忘去我是預備回中國的人了。

四

吉布囊小姐現在也成了我的朋友。時時來看我。她名字叫羅拉，人很直爽可愛，但似乎很貧賤，時時問我是否已經愛了潘蕊？我爲五千法郎的賭注，始終不承認這件事情。

『那麼你爲什麼不動身了呢，要這樣在馬賽逗留着？』

『這只是一個好奇，到馬賽我原是爲好奇而來，爲好奇而留，那有什麼稀奇？』

『那麼什麼時候你才承認輸？』

『等我對潘蕊有一點愛她的表示時，一句話，一封信或者一個吻。這是你不難知道的。』

像這類的問答已經不知說過幾遍了。我還逗留在馬賽。

事實上，不錯，那時我已經成了潘蕊的俘虜。

我每天上午去看她，送她鮮花，送她禮物，每天傍晚伴她去吃飯看戲或者跳舞，我們間的感情在無形之中增長，但是我竟沒有勇氣對她表示一點愛情，她在我是一個神，是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是純潔而崇高，光明而尊貴。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我手頭的旅費早已用光，向巴黎朋友借來的一萬法郎也將耗盡，這使我內心浸在憂慮淒苦的情境中了。可是我內心越是憂鬱，也愈是要找她尋點安慰。但一到夜裏，一個人在旅館裏，孤寂地躺在牀上，為計算行囊中的錢，想想渺茫的前途，不覺焦急萬分，因而失眠，而憔悴起來，終於我是病倒了。在病中想想，覺特假如我不能向潘蕊表示愛，或者說潘蕊竟不愛我，再或者她愛我，而我竟無法處置她，那麼還不如快刀斬亂麻，再向倫敦的友好，借來一筆旅費，趕緊回國爲是。

但是潘驪竟二天兩次來看我，每次來時送我鮮花與玩具，有時候伴我很久，爲我整房中的什物與衣履，在個性上她是靜默的，愉快的，沒有中國好女子的憂戚，沒有法國女子的浮躁；每一次她來增加我對她的愛與信仰，我怎麼能夠離開她呢？

她父親早已死了，家中有一個母親，生活是舒服慣了的，她還有三個弟弟，一個在學農，一個在讀電機，還有一個在中學文科；這整個家庭的開銷，以及三個人可觀的學費，除了她母親可以同政府領一點極微的養老金外，完全是靠她時裝店工作來維持的。那麼假如我們互愛了，我帶她回國以後，難道我來負擔這個的家庭嗎？

這是，爲她爲我，都是不可能的。那麼到底怎麼好呢？

在這樣的情形中，情感與理智的衝突已經到了無可解決的時候。病沒有過去，錢已經完了，我於是想到自殺，終於決定自殺了。——這正是我會見潘驪

以前，吉布賽姑娘預料我的結局。

我已經把安眠藥預備好。

但是就在那天傍晚，吉布賽姑娘突然來看我。

『好了麼？病。』

『終是這樣，——微熱，疲倦，頭暈。』

『看過醫生麼？』

『醫生只叫我靜養。』

『那麼到底是什麼病呢？』

『醫生沒有說。我想也許是肺病。』

『有咳嗽嗎？』

『沒有。』

『啊！』她笑了：『那一定是相思病，相思病。』

『是的，的確是愛情病。』

『那麼，好，快給我五千法郎的賭注。』

『是的，我應當給你，但我現在連一百法郎都沒有了。』

『怎麼？你的錢呢？』

『化完了！』

『旅費也在內麼？』

『不但旅費，還有一萬法郎的借款。』

『怎麼化的？』

『沒有什麼，不過送潘薇一點禮物，同她一道玩玩。』

『啊！那麼你騙着我，你們早就同居過了。』

『笑話，不瞞你說，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說一聲愛她，沒有同她一吻的

關係。』

『啊！你這傻子。』

『這是你們吉布賽姑娘所不懂的，這是真正的愛情。』

『愛情！』她笑了：『在馬賽講愛情！』

『怎麼，愛情也跟地域嗎？愛情不是尋到的，是偶然碰到的，不但馬賽，上海也是一樣！』

『這種中階級的書生愛情。哈哈……』她又笑了：『最後你只好自殺。』

『也許是的，但是我願意，爲她我願意。』

『不過我可以教你。讓我告訴你吉布賽的愛情態度吧。』她抽了一根烟說：『吉布賽的愛情是自然的，一發生了愛，雙方等於酒精與烈火，燒燼了就不再會，各歸各去流浪。兩個人化爲一體，純潔快樂沒有半點金錢的利害的一切條件。所以從此無生離死別，各方心身上都保持了對方的情感意志的成份，

這就是說，大家的心身都有了變化。走散以後，永遠是美的印象，大家爲對方祝福，沒有半點懊悔，嫉妬與陰恨。等他日重會時再愛一場，所以這愛情是永久的。而你們，虛榮地擺闊，化錢，虛假地假裝純潔……」

『請你不要說了！』我說：『你們這種愛情是動物式的，我曾經在狗在馬的身上見過。』

『你還是固執！』她沉重地說：『我不是同你談話，讓我告訴你，愛情在我們是看作蜜蜂採花一樣的；在花是一種新生，在蜜蜂是一種收穫；兩方面都有益的。人類的愛惜假如要使兩方面有害，那麼其意義到底在哪裏？你虛榮地擺闊去追求潘蕊，借錢揮霍，以至於病倒；假如潘蕊是愛你的，那末於她不過拿到你一點禮物，不是愛惜；而你已經快死了。假如她愛的是你的錢，那末你所獲到的笑容溫柔也不是愛情，是一種貨物；假如你想獲得的不過是貨物，那末只要你交我三千法郎，我當晚可以叫潘蕊睡在你的床上。』

「什麼？你是說潘藏賣淫麼？」

「是的。」

「現在，老實同你說，我不許你在我的面前侮辱潘藏，我不過欠你五千法郎，我隨時會給你的；但假如你要這樣侮辱潘藏的話，我立刻請你出去。」

「請不要生氣。」她坐在我床邊安慰我說：「你實在太純潔了！同一個嬰孩一樣的純潔。實在不瞞你說，我的話是可以對着上帝說的，而且要證明我的話是件極容易的事情，你立刻，不，隨時都可以試。」

當時我心裏有刀刺一般的難過，當自己認為神的偶像，說不過是男子洩慾的器具時，這失望正是從天堂掉到地獄一般的厲害，我熱淚掉下來，但是我內心還是否認。我興奮地起身說：

「我要試，我立刻要試！你一定為我去辦。」

「但是你要交我三千法郎。」

『啊！你用錢來騙我，是不是？那末你撒謊！』我頹傷地躺下，熱淚不斷地從眼角流到我的耳朵。

『不，親愛的，你是我所見的人中最幼稚大真而純潔的人，我認你是我的朋友。我決不騙你。你現在沒有錢，那麼你去鑄一筆錢來，將我的話證實了，買一張船票就可以走了。不瞞你說，親愛的，流浪是祇屬於我們吉布賽人的。我們知道愛情，我們沒有虛榮；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生活，適應我們的貧窮。我們會在貧窮的當中用一隻「其太」來娛樂；我們會用別人輕視的方法來賺錢，我們肯以坦白的態度做別人認為罪惡的行爲。你平常是以達觀、愛自由、喜流浪來自認的；但是你被你過去教育所束縛，你還被那知識階級對於愛情的理想所束縛。可憐的孩子，回家吧，在母親膝邊過活是你最適宜的。』

『我不愛聽你這些話。』我說：『假如你承認我是你的朋友，那麼請你可憐我，借我三千法郎，我要證實這件事實。這件事實不證實，我心永遠不

安。」

『但是這終要等你病好了才好去做。』

『不，不，絕對不，假如你希望我的病好，先要讓我證實這件事，否則不但我病中心不會安，就是我死了心也是不安的。』

『但是不瞞你說，我不但沒有錢可以借你，我還等你應該給我的五千法郎用。』

『你要錢，要錢！你的收入也不算少。你還是要錢，要錢！』

『是的，我的收入不算少，不過你不曉得我的窮朋友的生活，我們流浪在各處街頭的吉布賽朋友，是絕對不讓一個吉布賽人多錢，他們隨時會伸出手來問你要。』

『難道我現在還不窮麼？』

『你看你多麼幼稚，你連窮都不知道。』她又感慨着說：

『你可以問人借一萬法郎，你現在還住着這個上好的旅館，你，你還有這許多行李，書籍，你還有家；而我們吉布賽的孩子，到處行乞，夜裏還餓着早晨的肚子，冬天還穿着夏天的衣服。』

『那末你有幫助他們的義務麼？』

『不是義務，這是愛！是真正的愛。』

『但是你自己打扮得這樣整潔入時！』

『這完全爲我的營業，我是在上等的地方出入的。』

『……』沒有話說了，我在思索，二分鐘後我說：

『那末假如你看作我是你的朋友，無論如何請你替我計劃，今夜，一定要在今夜證實這件事情。』她想了一回，說：

『那末你願意把你的行李書籍帶去麼？』

『好！好！』我贊成地說。

『那麼，我現在就去，當好了我去同潘蕊接頭；再回來看你。不過一定不能讓她知道是你去要她，讓我騙她是一個美國人好了。所以更不能在這裏。而且一定要揀一個上好的旅館。』

『好，只要證實這件事，什麼都可以聽從你。』

五分鐘以後，她帶着我行李去了。我一個人躺在床上苦悶地期待着。

我坐起，躺下，抽煙，思索，大概隔了一個多鐘頭吧，她回來；靠着她的路道，我的行李書籍居然當了一萬多法郎。我趕快坐起來說：

『那末你已經同潘蕊約好了。』

『是的，不過今天她沒有空。』

『啊！我知道了。』我說：『你是不是要我付你五千法郎？』我說完了搖搖我手裏的票子。

『謝謝你。』她說。

『啊！原來你用這樣的方法，叫我當了行李來付你這筆賭注。』我說：『卑賤的手腕呀！』

『你是說我故意侮蔑潘？』

『是的。』我嚴厲地說：『九千法郎拿去，我願從此永不見你。』我說完

了把錢給她，我又靠倒在床壁上。

『奇怪，你會這樣不信任我！那末我今天不拿你錢。』她嘆了一口氣說：

『等你明天晚上證實我的話，你再付我。』

『明天晚上？』

『是的，我已經同她約好了，在茜蒙娜飯店，明天再打電話給她。』

『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

『好！那末等明天。』歇了一回她又說：

你

『假如你是相信我了，你爲什麼不能把五千法郎交我。』

『我難道會賴你這錢嗎？後天，後天早晨你到萬蒙娜飯店來，我一定給

『但是，×，但是……』

『但是什麼？』

『但是我怕你的錢會全數被她騙去？』

『你怎麼想她是這樣的人？』我說完自語着：『真是豈有此理！』

『不，我覺得你總是幼稚，天真而慷慨，以過去證明未來，在你袋裏的錢我總覺得都是她的。』

『……』我沒有說什麼。

『假如你是想立刻回國的，我還希望你先去買好船票。』

『你這麼話！』我又生氣了：『好，你的錢你先拿去。』我把五千法郎給

了她，又說：『假如你不過是爲騙我這點錢，你從此以後不必來看我。』

『那麼，謝謝你，』她站起來又說：『明天吃過中飯我來，同你一同到黃蒙娜飯店去。一切還需要計劃一下的。』

『好吧！』我說。

『那麼，現在我去了，你好好睡一晚吧。』這樣她就出去了。

五

一切的事情在我還是半信半疑的，說潘蕊是曹澄的這句話，我從絕對不信到有點相信，現在又從有點相信到不信了。吉布賽姑娘，騙我完全像三千法郎的戲子，從她走後我越想越覺得確實。我厭惡她，並且恨她，恨她，我一時恨不得置她於死地。

「是呀，」我立刻原諒她了，她說在我袋裏的錢都是屬於潘蕊的，所以說潘蕊賣淫無非是使我灰心，叫我不再賣寶石玩具衣服送潘蕊，而先付清應當支出的款子，但是我竟沒有錢，這使她更加害怕，所以當了行李的錢，她就先拿了去。但是我想不出她爲什麼明天要來看我，看我以後她還有什麼謊可以撒，難道她明天不來了？總之，她不過爲錢，不講一切的道德而爲錢，無知而可憐的姑娘！

這些問題使我不能安眠，最後我服了一片本來預備自殺的安眠藥。

第二天我醒來，潘麗正在我房內，她已經爲我理好房間，床邊瓶中是一束鮮豔的玫瑰。

「啊，你醒了，你完全好了沒有？」

「我想就會好的。昨夜服了點安眠藥，睡了一大覺，醒了你在我旁邊，我覺得我已經好了。」

『這在我是光榮的。』

她說完了爲我打開窗簾，可愛的陽光從窗外射進來，使我的精神煥發許多。潘蕊還是這樣的美好、溫柔、寧靜、可愛，想到吉布賽姑娘侮辱她賣淫，我不覺笑起來，而我居然會去信她的謠言，我覺得自己的傻真是不可測度了。我想起來，起來跪在潘蕊的面前懺悔。但是我沒有做，因爲我怕還會傷潘蕊的心的。她的心是柔和的，平靜，純潔的，我怎麼可以用這樣可怕的事情去傷害她呢？

『潘蕊！』

『怎麼？』她走過來坐在我床邊。

『坐在這裏。』我指指我的枕畔說。

她坐過來了，我把頭枕在她腿上，她撫理我的頭髮，沒有說什麼，一種默默的溫情感動了我，我翻了一個身，伏在她腿上哭了。這不是悲哀，這是一種

懺悔。這等於一個教徒在事後疑心聖母瑪利亞不是童貞；第二天在神甫面前懺悔一樣。

「爲什麼這樣，你的病就會好。」這是一句平常的話，但是她的神情給我無比的甜美與慰藉。

我更加哭得厲害了，這哭等於一個受委屈的孩子，到得慈母的安慰而產生的一樣。

「爲什麼忽然悲哀起來？」

「不，這是一種快樂。」我這句話是真話。每個人在罪惡懺悔以後都可感到這種快樂的。

假如昨夜的安眠藥與醒來就見到潘德醫好了我餘病的一半，那麼這一頓哭也的確醫好我餘病的一半。我心地非常愉快，一切前途的灰色，與經濟的窘境我都忘去，我手頭已有了錢。

十二點半的時候我起來，洗鹽完後就伴她一同吃飯，飯後她要到時裝店去了，我要送她去，她拒絕了我，叫我休息着，叫我下午再睡一回，她明天早晨再來看我。

她走後，我心裏非常平靜，但隨即我又擾亂了。我後悔今天會沒有對她表示愛，這樣好的機會我又錯過。後來我又計劃明天早晨她來時怎麼對她表示這份戀在胸中的情愛。

但是有人敲門了。

「誰？請進來。」

進來的原來是吉布賽姑娘，我是已經把她忘了。

「怎麼樣？今天好了嗎？」

「你還來幹麼？五千法郎不是已經給你了麼？」

「怎麼？你不想證實我的話了麼？」她驚愕地說。

『你還要用什麼手段？』

『唉！你這可憐的孩子。』

『是的，我被你騙得可憐。』

『誰騙你？』她有點生氣了：『是不是你過來過了？』

『是的，怎麼樣？』

『那麼你一定被她騙了！』

『哼……』我冷笑着抽煙，沒有回答她。

『你是把一切都告訴她了？』她興奮地問。

『沒有，』我說：『但是我不信你卑劣的謊話。』

『假如你真的什麼都沒有告訴她，事情很容易證明。』她忽然大方得有點

傲慢的神氣，在我房中來回的走，又說：

『只要你晚上到茜露娜飯店等着。』

『你是不是先要拿我三千法郎去？』我冷靜地笑。

『你不要這樣無理！三千法郎你晚上當面交她好了。又不是我賣，而且這次我也不問你要佣金。』

『……』我沒有話可以回答。我脆弱的意志，這時已經有點動搖，對於潘蕊懷疑的心理又起來了。後來我決定今晚去證明這件事去，因為如果叫來的是潘蕊，我可以立刻走的；如果潘蕊叫不來，那麼我不但可以更加相信潘蕊，而且也可以給這無理的吉布賽姑娘一個打擊。

于是我就同這位吉布賽姑娘到茜蒙娜飯店，用辛克萊先生的名義，開了一個三百十四號房間。一切佈置好後，我們出來到外面看了一張電影，打發了這下午空洞無聊的時間，出來我們就在一傢飯店吃飯。飯後她說她要打電話給潘蕊了，我于是同她告別，一個人回到茜蒙娜，跳着心在那裏等着。

大概十點鐘時候，有人敲門了。我的心幾乎從嘴裏跳出來，站在門口說：

『請進來。』

我希望進來的不是潘潘，但是，進來的竟是潘潘！我一時心裏是痛苦，是驚慌，是害怕，是愛，也是恨。我勉強抑制着自己：

『果然是你！』

『怎麼？是你？』她驚愕而且害怕，還帶着一半驚惶與可憐。

『你是來幹麼的？』

『你是來幹麼的？』她一反往日溫柔態度來反問我。

『我是來買菜的。』

『那末我不是賣菜的。』

『唉！潘潘，你怎麼竟……』我悲痛着話也說不出，頹然地倚在椅子上。

『……』她沒有說什麼，坐在我的旁邊。

我們沉默了十分鐘之久，我振足起來，對她說：

『潘慈！就把你看作神，看作神聖的偶像，看作愛的理想，光明的象徵，我愛你，默默的愛你；連對你表示恐怕觸犯你的高貴與純潔，但是你竟是一個野雞，到處賣淫的野雞。』

『但是你自己呢？你愛我，在這裏買淫。』她站起來大聲說。

『不，你不要污辱我。我是特地來證實你賣淫的事實的，這事實是羅拉問我講的！』

『……』她沒有話說，伏在椅背哭了！

『她同我講，但是我不相信；我怎麼會信，像你這樣一個溫柔、美麗、靜嫻、娟好的姑娘會是個賣淫的女子！但是現在……』我悲痛地說：『唉！太使我失望了！』

我說完坐倒在沙發上嘆氣。

她哭得很厲害，突然跪在我面前，伏在我膝上哭了。她說：

『真的，×，你愛我麼？假如你相信我，讓我告訴你，我一直在愛你。』

『你不要說愛好不好？你還有資格說愛麼？』

『是的，我不配說愛；我早知道我不配說愛，所以一直不敢對你說，你是這樣高貴純潔，你一直看重我，從來沒有當我是一個時裝店的模特兒，從來沒有當我是一個玩物，把我看作同你一樣的有教養有學問的人。現在，親愛的，假如你以爲我的心我的愛不是生下來就是污穢卑賤的，那末讓我們今天重新建立我們的新生命吧，我要跟你走，在你身邊，無論怎麼苦，無論是飢餓，凍冷都是光榮的。』

『但是，你實在太使我失望了，我認爲神的人，會是一個魔鬼。』

『忘了過去，好不好？』她說：『以後，以後讓我們重新生活。』

『實在告訴你，』我說：『我現在的心碎了，我不知怎麼好，但是我奇怪，跨這樣的奇視你，你怎麼這樣不看重你自己，來做這樣的事情！』

「啊！我知道了。」她霍然站起來：「我決不能再享受你的愛了，過去讓我感謝你，至於未來，那應再會吧。」她似乎要走了。

「你走吧！假如你以為這樣是愛我。」

「我是不配來愛你的，我這污俗不堪的人。」

「但是我愛你。」

「是的，但是你現在的愛不是上午的愛了！」

「……」

「現在你不過是一個買淫者的愛情！」她說：「你姦淫吧！我是一個賣淫的女子。」

「是的，你是一個賣淫的女子！」我內心像一把火在燒沸、憤恨、懊惱與痛苦。

「那末假如你不想買淫的話，我要走了。」

『是的，我想買淫！』我說完了靠在沙發上，閉着眼睛，忍受內心晦痛苦。五分鐘以後，她突然說：『姦吧！男子！』

我抬頭一看，見她已裸體躺在床上；我沒有看到她肉體的美，只看到了她靈魂的醜惡，我氣憤非凡的說：

『我不是你所愛的醜惡男子，來隨便姦淫一個無恥的女子；去，你去吧，這是三千法郎，你的價錢！』說着我擲過去一把鈔票。

『好，謝謝你先生，』她穿了衣服起來，伸出手來說：『再會，先生！』我沒有跟她握手。她似乎盡量矜持着，但還是忍不住眼淚，她嗚咽着說：『雖然永別了，但是，請你記住，我有你一樣的心，一樣的情感與愛，會永遠愛着你；有你一樣的記憶與思想，永遠回憶你，想着你。』

『算了吧，你有什麼愛，有什麼情感！』

『但是我的賣淫不過爲生活。』

『生活，什麼生活，虛榮，闊綽，錢，錢，錢！』

『你不要這樣說，我有家，母親是父親手裏舒服慣的，我有三個弟弟在讀書，這是事實。但是這同你說有什麼用，再會吧，×，哪一天忘掉我，哪一天是你的光明，那麼祝你早點忘掉我。我希望你早點回老家去，那面有愛你的母親與家，會補救你這裏的創傷。再會，希望你寬恕我，寬恕我你自然會忘掉我的。』她把三千法郎放在桌上，拿起手套走了。走出了門以後還伸進頭來，眼睛掛着淚珠說：『再會！』

我頹然倒在沙發上，萬種情緒在我血液裏湧着，我暈了過去。

六

第二天，我的病復發了，厲害得頭都抬不起來。

十點鐘的時候，吉布賽姑娘來了。

「怎麼樣，我的話證實了麼？」

「……」但是我沒有回答，她一見我臉孔血紅的病在床上呻吟，也大大驚慌起來。後來她把我送到了市立醫院。

醫院裏我足足住了二個星期，病終算好了，但是健康還沒有恢復，我又搬到先前一個旅館裏去。那時我雖然還是念念不忘于潘葛，但是我下了鐵一般的決心，不去看她，實在也沒有法子去看她，因為最要緊是金錢，而我手頭裏的錢已經沒有了。于是我寫信給倫敦，柏林，慕尼黑……各處的朋友，希望他們匯我一筆款子，可以讓我買一張船票回家。這是一切都完的時候，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早點回到家鄉。我滿心填塞着沉重的鄉愁。

這樣一等又是一星期。在這一星期中我意識到旅途的生活靡費！我在馬賽沒有一個朋友，眼着手裏的錢已經用盡了。

大概第八天第十天吧，各處朋友的回信都來了，異口同聲告訴我手邊經濟拮据，愛莫能助。這就我就陷於悲慘的境遇，一方面我自然寫信給國內的親友。但這至少需要一個多月的期限，而生活是每天每時在需要的。

那時候我才了解，這一個吉布賽姑娘的熱情，她一次一次不待我開口就給我錢，到了一個月的辰光，前前後後也拿了她兩三千法郎了。

不久，國內的親友回信來了，說是一時實在拿不出錢，等幾個月以後或者還有辦法。

於是情形越來越淒慘，我搬到一個最經濟的地方去住，但是經濟儘管經濟，生活還是要生活。那時吉布賽姑娘一個人竟代替了我十個好友的職責，她借我錢，安慰我，這樣每天悄悄的等那日子過去。

于是白天了是夜，夜去了是白天。最後我開始寫一點東西，向報上去投稿了。雖然勉強強把生活渡過去，但是我是越來越消沉起來。

有一天，那位太太突然來看我，一推門就說：

「你的錢匯到了麼？」

「沒有。」我說。

「那麼你不願意做一點買賣嗎？」

「買賣，沒有本錢做什麼買賣！」

「只要你肯，你可以做。」

「是一種職業麼？」

「不，在你只能說是買賣。」

「但是我沒有這份能力怎麼辦？」

「有的，我知道你有的，只要你肯。」

「那末爲什麼我會不肯呢？」

「一定肯，是不是？」

『你說吧，到底是什麼買賣？』

『昨天我在總會裏爲一個美國富有的女子算命，我同她講起你同潘燕的故
事，她非常驚奇，她想見見你；我同她說如果她答應六千法郎，我可以來接洽。』

『六千法郎，見見我？』

『自然也要到什麼飯店去。』

『啊！你的意思是叫我賣淫！這是什麼話！』我生氣地離座了。

『你又是傻了！又不是叫你做這個職業，只是一次。有了六千法郎，你就可以回家。我完全爲你着想，老實說，這次我的介紹，並不要你什麼佣金的。至於你欠我的錢，我現在當然不要你，你回國寄給我就是，你的書簿行李，你錢寄來，我就可以替你贖出帶給你的。』

『賣淫，這怎麼行？』

『爲什麼不行？你這種傳統的承資產階級的道德觀！我們吉布賽是決不拘

泥這種小節的，這是生活，你曉得。肉體的出賣，等于勞力，于你高貴的爱情有什麼損失？一次就可以解決你目前一切的問題，為什麼不幹？否則你有什麼辦法？萎靡不振的就在這八層樓屋頂上；要是再生起病來又怎麼辦？」

「……」我在沉思。

「而且這是再好不過的機會。數目固然不少，那位姑娘也很上等，而且非常美麗，這種事，在她也不過是一時的好奇！」

我沒有說什麼。沉思着，十分鐘之後，我終於答應了她。

她去了，在裏九點鐘打電話給我，叫我十點鐘到茜蒙娜四百念二號房間去。十點鐘的時候，我終於到了那邊，我說不出那時候的心境是酸是辣，正如一個不會演戲的人登台去演講？呼吸迫促着，心跳着。在房間門口站了許多，最後我終於敲門了。

「進來！」

我進去了，但是不見一個人。有間句從浴室裏出來：

『你是黑頭髮的男子麼？』

『是的。』我躊躇着說。

『那末，請先睡在床上吧，把衣服脫光了。』

我奇怪我那時候會同犯人一樣，或者是小學生一樣的完全服從着，等我睡下了大概有十分鐘辰光，浴室的門匙忽然響了，有命令的聲音聽出來：

『把電燈熄了，請你。』

我沒有反抗，把電燈熄了。于是我看見一個影子過來，我嚇得正如在深谷晃了一個鬼。

『你把衣服脫光了沒有？』

『是的。』

她慢慢走近床邊，突然，她把我的蓋被掀掉了，立即開了電燈。

『喝！是你！』

我定神一看，我驚慌得不覺叫起來。前面的女子會是潘蕊。

『啊！你也來賣淫了！』她莊嚴而冷笑地說。

『……』我閉了眼睛，沒有說什麼。

『回答我，先生。』

『是的，爲你六千法郎。』

『我不想嫖一個自以爲高超而來賣淫的男子。』她說：『去你的，那六千

法郎拿去。』

我起來了，沒有說一句話，穿著衣服，我說：

『謝謝你，太太。但是我不收你這筆錢！』說着我回過頭來要走，一切的情緒我壓抑到這裏已經到了限度，頭一回過來我的眼淚已經流到嘴唇。

但是她忽然拉住我，把我推到沙發上；她坐在我旁邊，說：

『親愛的，原諒我。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沒有說什麼，伏在她膝上哭了！

『現在你才知道，我是怎麼開始賣淫的。』她也哭了，又說：『說，親

愛的，說你還是愛我的，並且已經原諒我了！』

『只要你肯原諒我，我愛！』

『我怎麼能不原諒，你的賣淫是我害你的。』她哭著說。

『不，我要你原諒上次我對你的侮辱與責罵。』

『自然，我原諒你。我一直沒有怪你，後來你進醫院了，我不敢再騷擾

你，我只好向羅拉打聽你？叫她照顧你。』

『……』我沒有說什麼，楞在那裏。

『大家把過去忘了吧，親愛的，讓我們計劃未來。』

『……』我不知是感激還是什麼，我的淚不斷的流……

經過了一天的綿綿溫存，我回到了我的寓所。下午，我精神非常煥發，安詳，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陽光，靜聽下面傳來一二聲汽車的聲音，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舒暢。

就在這時候，吉布賽姑娘進來了。她說：

「怎麼樣，已經買到船票了麼？」

「船票？」

「船票，是的。」她有點生氣似的說：「你有了六千法郎又不想走了麼？」

「我那裏來六千法郎？」

「昨夜的買賣。」

『買賣？』我愉快地說：『你以爲我同潘燕間可以有買賣的關係麼？』

『爲什麼不可以？』她面孔十分死板：『這買賣是我接洽成的。』

『但提你沒有同我說明是潘。』

從此時潘燕同別人有什麼分別？』

『我愛着她，所以我因此賭輸五千法郎。』

『這是以前，但是現在……』

『現在？』

『廢話！』她把你害成這樣，你還愛她？而且這許多日子你沒有見她……』

『我愛着她，我，我也是愛她的。』

『低能的孩子，』她嘆氣，頹然坐倒在椅子上：『把一個賣淫的女子當作』

『精神來崇拜，來毀滅你的一生嗎？』

『朋友，』我嚴肅地說：『今後不許你侮辱她是賣淫的女子！』

『爲什麼？每個嫖客都在這欺騙，你能夠都禁止嗎？這不是侮辱。這是事實，對你，我曾經用鐵證證明過這份事實。而你也是承認過的。』

『但是這是過去了。』我說：『從昨夜起，她是我的愛人，我的伴侶，她在我心中，恢復了神聖尊貴高潔的地位。』

『啊，原來你一直愛着她。』她唱然了：『我爲你打算怎樣回到你日盼望的故鄉，怎麼樣從你犧牲過的地方賺取這筆盤費，而你竟把買賣當作了浪漫史。把下流的生活當作了愛情。』

『請你不要這樣說。』我平靜地一半同情一半感激地說：『我永遠感謝你對我的友情，但是對於潘蕊，你這樣終是不應該的。』

『爲什麼不應該？』

『你叫我做對不起她的事情。』

『你有什么對不起她？』

『她愛我，你承認麼？』

『這或許是的。』

『那麼你叫我驅她肉體與金錢，又叫我離開她，這在她不是痛苦的事情麼？』

『你真是中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孩子！』她喟然嘆息了，搖搖頭說：『我不知道你受的是什麼教育，會弄得這樣不合時代。老實說，我是什麼都替你們打算過的，她愛你，那麼讓她享受你一陣，你想法，你需要回去，那麼讓她幫助你。在你的心中，我分析有兩種情緒，一種是愛她，一種是恨她，愛她讓她給你享受，恨她讓你在你失足處對她原諒，從此你們互相帶着對方的愛與美在不同的世界上做人，這難道是不好麼？』

『但是你不知道這份愛。』我說：『這份愛已使我們無法分離，我們已經計劃好將來，計劃好永遠不分離的將來。』

『這是笑話。』她笑了：『好，隨你們去，我從此不再管你們。我希望你還我你向我借的款項。』

『借款？』我說：『你又是錢！』

『錢，自然的，我需要，正如你也需要一樣。』

『但是我現在沒有，我決定回國後就寄你。』

『即使你不拿潘蕊的六千法郎，你問她借點可好，我需要看。』

『我怕她也會少錢用的。』

『你說潘蕊少錢用，這怎麼會，她有無盡的財源。』

『無盡的財源？』

『是的，至少在這七八年當中。』

『你具指她青春麼？指她買淫的生財麼？』

『……』她點點頭。

「我一同回國……」

「但是我們昨夜有約，她決不再幹這件事了。我們就要結婚，結婚後她同

「結婚？你說你們結婚？」

「是呀，結婚，結婚後我們一同回國。」

「你是說要帶她去了。」

「是的，這就是真正的永久的愛情。」

「……」她半晌沒有說什麼，但最後她笑了。

「這難道是可笑的事情麼？」

「我笑你的愛情，愛能用結婚來求永久，這是我第一次才聽到。」

「第一次才聽到？」我真奇怪她會不懂得結婚的意義。她似乎並不注意我

的問句，接下去說：

「而且你們這樣的結合。」

「你說什麼？」我覺得她的話有點輕視我們的意見。所以我有點不服氣。

「你以為你帶走潘蕊是愛她麼？她是一個道地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女人，生得漂亮，出入交際場，生活在她是一團火，她浪漫慣，奢侈慣，需要無謂的應酬，希奇的刺激給她興奮。她可以同你安定過家庭生活麼？你帶她到家庭，已經不容易，帶她到你們的故園，過死板的家庭生活，還會使她快樂麼？這等於你帶熱帶魚到北極，叫她過寂寞的冰凍的生活一樣，真是她不同你決裂，她只好哀怨地老起來，死下去……」

「這不是吉布賽爾女子所能懂的，」我笑着說，「這是愛情。愛情可以將魔鬼點化爲天神，愛情可以改北極爲赤道，愛情會使我們在最苦的生活感到甜。」

「愛情？你要說愛情，那只有在吉布賽民族中可以永生，只有我愛潘蕊的。」

生活。愛情新鮮的空氣與陽光。愛情同生命一樣，不要皮箱裏可以帶的，不是房間裏可以關的，養一份愛情，等於養花，它要我們天天替她澆新鮮的水，天天替她接觸新鮮的空氣與陽光，死開在那裏即使它不會飛去，但是它要死去的。她驕傲地發揮她的哲學：『老實告訴你，你不要自私，以爲不管你能不能和她快樂，只要她給你佔有了，供給你快樂就是，不錯，她有最美的容姿，最好的肉體，但是當你不能給她快樂時，她也沒有快樂給你了，你知道麼？這是愛情的條件。』

『這些都是你們吉布賽的惡習，朋友。但可惜我們不是吉布賽人，不然倒是很好的格言。』我諷刺她說，邊緩地抽上一支烟：『現在讓我告訴你一點書上的知識，你以爲對於環境不適應，就可以使生命死麼？對的，但這只能應用到動物爲止，對於人類是不適用的，人類的特點就在創造，過去有力的巨大的動物，因爲地理上的變化，氣候上的不適都淘汰了，但是人類在寒冷的或潮

最熱的地方，最乾燥的或者最潮濕的地方都活著，這就是人會創造，人會利用物質，人會用晝燈使黑暗變成光明，人會用獸皮用火爐使寒冷變成和暖，人會用電扇冷氣使炎熱變成清涼，所以靠着我們的愛情，你儘管放心，我會使熱帶魚在北極裏生長與快活，我會使相思樹在北極裏結紅豆。」

「是的。」她說：「你說的都對，但這創造只有吉布賽人民可以說這句話。只有我們這個民族，知道用物質在創造愛情。像你這樣是只會利用愛情去創造生活的。不錯，你或許會在北極裏創造熱帶的環境，但是你可以犧牲一切去創造這個環境來養愛情嗎？」

「爲愛，我爲什麼不肯？」

「你這個幼稚的孩子！」她冷靜而諷嘲地：「實在說，你對她愛是什麼？無非是她那最美的容姿與甜人的性情，但是青春是不留人的，寂寞容易使人枯老，等着吧，你不久就會厭倦她，假使她在最近不厭倦你的話。」

「這是侮辱我們了！」我說：「請你停止這些老生常談吧，老實告訴你，朋友，我們後天就結婚，婚後就動身回國了。」

「明後天，那錢呢？已經收到你國內的匯款了麼？」

「潘蕊有。」

「潘蕊的，啊……我知道蕊有，那麼為什麼不能先還這筆錢呢？」

「老實同你說，朋友。我說：『對於用潘蕊的錢讓我們結婚，出錢做我們經費，我已經不願意了，我怎麼好意思再叫她填錢還我的債呢？』」

「……」她似乎在想別的。

「那麼你難道不相信我一回國就寄你麼？」

「我自然相信你這點。」她說：「但是……」

「好的，我同國前設法還你。」我突然這樣說了，又說：「不過希望你以後不要管我們的事情，更不要在潘蕊面前破壞我們的愛情。」

「好的，隨便你們怎麼樣，」她說：「今後我再不管你們的事情。」我沉默了，她也沒有話說，窗外的天暗下來，空氣非常的死寂。

八

照着我們的計劃，順利的進行，潘蕊已經變賣了她的汽車與首飾，她把一部分的錢給她爹，我們已經購好了船票，羅拉的債自然也還清。於是在聖貞德的教堂裏，我們舉行婚禮。我們沒有通知任何人，一切婚禮種種的幫忙與籌備，除了潘蕊的母親以外，就是羅拉。

第二天我們就上了叫做羅帕兒斯的郵船，送行的也只有潘蕊的母親與羅拉，她們都給我無數的吻，但是潘蕊的母親哭了，潘蕊也在流淚，我們大家都有點難過，不久船就開了。

羅拉送我們兩束珍貴鮮花，一束寫我的名字，她有封裏卡片上這樣寫着：「假不能在北極創造熱帶的環境，那麼還是將這束花帶回熱帶吧。」一束寫潘的名字，卡片上寫着這樣的話：「享受愛情同享受花一樣，不是浪漫的嚼吞，而是細心的培養。」我們知道她的用意，我們也知道她的好意，但是我們都覺得這是可笑的，因為我們船上的生活，實在美滿快樂到萬分，天氣很好，風浪不大，我們跳舞，唱歌，遊戲，每到一個埠頭，我們有快活的遊歷。大概到印度的時候，我們給羅拉一張明信片，是這樣寫着的：「朋友，請你放心，在愛的世界裏，地獄永遠是天堂，北極就是赤道。」最後潘蕊又附加了一句：「會享受愛情者一定也會細心的培養愛情。」我也加上一句，回答她花束上的贈言：「假如我無力創造熱帶的環境，我不但要把這束美麗的花朵送到熱帶，我還要伴她到熱帶永遠看護她。」

天下無不終的旅程，我們終於到了中國。

但是自從那時候起，潘蕊竟失掉了笑容！

起初我們自然同我表裏住在一起，但是語言不通，習慣異殊，同家裏的人都合不來，許多地方家裏的好意，她誤會了壞意，許多地方她的好意，家裏誤會了壞意，後來表裏甚至有了歧視，我兩面爲難，自然很痛苦，但是她的離一天一天近了。我那時在一家銀行做事，早出晚歸，潘蕊在家裏，每天同家人絞在一起，自然比我更痛苦，但她在我地方從沒有怨言，這使我很感激。我很多次想搬出來，但是爲怕引起家是更甚的誤會，所以沒有實行，最後內地有一個學校裏的位子，雖然待遇不及銀行甚好，但爲借此可以帶潘蕊單獨住，所以就辭了銀行的事情，動身到了內地。

當這個計劃實現的幾天，潘蕊的心境稍微有點活動，在旅途中也充實了光明的希望，但是一到了那面，佈置好一切，住了下來以後，她又慢慢的快樂了。

我功課很忙，回家又愛看書，要寫作，四周沒有一兩個朋友，弄得她非常寂寞，家裏有一個用人，但言語不通，時常起誤會，換了幾個以後，終不合她的意，後來她索興不再用人，一切自己來做，但是日子一多，她又覺得太苦，於是又僱一個用人，用了些時，又辭了，又自己來做，這樣顛顛倒倒少說說不止三五次了。她特別愛清潔，但是自己精力有限，個人的習慣不合，所以兩樣都弄不好，這樣凄苦地過了半年，半年中我很少過問家裏的事，她始終沒有同我訴苦，她的笑容沒有，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所以我也沒有注意。但是有一天夜裏，我因為看點書，較晚去就寢，看見她已經熟睡在牀上，在寂靜之中，我驟然從牆上掛著的她過去的照相，看到她枕上的面容，一種說不出的悲哀襲到我的心頭，她確是憔悴了。我書養不好這朵花！於是我攬鏡自看，再同我過去的照相相比，發現二者竟一點沒有差別，這時候我頓悟到自己的自私，我竟用她的愛情培養我自己的青春職業與生活，並沒有用我的生活上培養

愛惜。我打了一個寒噤，坐在牀上，想到這到中國後的生活與她的心境，我想到吉布賽女郎的預言，以及她臨別時的贈語。我不禁淒然流下淚來。當我拿她枕邊的手帕來拭我眼淚時，突然又發覺這手帕上也有潮濕的眼淚。這打擊我心境非常厲害，良辰對我有鄭重的譴責，我決意要設法使她快樂起來，第一我自然先要她發洩心中的積悶與痛苦。

於是有一個星期日，我同她到一個附近的山上遠足，在傍晚時分，我們並坐在山岩上，對着雨沉的太陽，我開始探她的心靈。我說：

『近來我很感到對不起你，我一直沒有給你一點快樂。』

『不，我很快樂。』

『起初我以爲在我們家裏不快活，到這裏一定可以快樂了，但是竟不。』

『不，我很快樂。』

『不會的，你這是慌言。我起初終以爲慢慢你會習慣，你會快樂，但是現

在知道你是越發痛苦」。自從我知道你的痛苦以後，我的心始終內疚着，我也沒有半點安慰。」

「……」她沒有回答，半晌，她靠在我臂上哭了。

我沉默了。我不知道怎麼樣可以安慰她，風吹動她的頭髮，使我想到的第一次我在時裝表現時看到的她，這樣一個仙女交到我手中，會滑踢到這樣憔悴，我的心不安已極。我說：

「正如以爾羅拉所說，我是太自私了，從今以後，我一定要使你同以前一樣的美麗，活潑，快樂。」

「這是不可能的，你沒有使我同以前一樣的美麗快樂你已經痛苦了。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唉！」

『你說，你說除非什麼，你說，我一定聽你的話。』

『……』但是她沒有說，她哭了。

我不再開她，沉默在黑暗之中。大概有半點鐘之久，她說：

『讓我們回去吧？』

於是我們默默地手牽手的走回家。

.....

自從那天以後，我時時刻刻想使她快樂，我時時買新鮮的玩意與衣料給她，但是她不愛打扮，許多衣料她都沒有拿出去，我時時伴她跳舞，散步，泛舟，騎馬，登山，並且時時約朋友到我家來，我教她打牌，我帶她看戲，但是她最多偶而露一點笑容，在靈魂之中似乎終埋着無限的寂寞。這使我非常痛苦與煩惱，為此我精神不安起來，我憂慮多愁，終於我逐漸憔悴了。

她似乎知道我是極力在使她快樂的，她似乎還知道我在爲她憂慮多愁而憔悴。

悴，所以在有一天我同她在散步的當兒，她說：

『親愛的，你爲我憔悴了。』

『但是你還是不快樂。』我說，忽然想到那天說的一句『除非……』未完的話，我突然問她：

『啊，你上次說除非……到底是除非什麼呢？』

『你爲什麼記得這句話？老實說，我的興趣是向外的，我要表現，我要別人頌揚稱讚愛慕，這是幼稚的，無聊的氣質，請你不要想着這些，我愛你，爲了我願犧牲這些低級的興趣。』

『不，不，你說，你必須說出這句話，你一天不快活，我一天不會安心，你說，說。』

『我需要你的愛。』她說：『但還需要以前馬賽的生活。』

『你是說喜淫麼？』我又是氣憤了。

『你怎麼說這樣的話？我只是說，我願意在社會做事，我要表現，我需要掌聲，叫好聲。』

『那就是說你要離我回去了！』我感慨地說。

『不，我所以不說，就是怕你誤會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最好我能夠同你在法國一同生活。你讀讀書，寫寫東西，我去做事。這樣也許可以使我們大家都年青快活起來。』

『……』我沉默了，我的心裏浮起不快的感覺，我覺得她的虛榮與淫卑劣根性在作祟。

『是不？你不快活了，這所以我不說。好，請你不必想這些。我們回去吧。』

……
問題就這樣解決。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她靈魂裏的寂寞與哀怨，在我眼

中越來越明顯。我無法使她快樂，心裏過分的煩惱，使我脾氣不好起來。她終是溫柔忍耐的担負我的脾氣，這使我在寂靜的夜晚，時常懺悔自己的不好。

有一天夜裏，她已經入睡了，我一個人又陷入懺悔的心境中，突然想到我同羅拉說的話，『假如我無力創造熱帶的環境，我不但要把這束美麗的花朵送回熱帶，我還要伴她到熱帶，永遠來看護她。』那麼我為什麼這樣自私，不能夠伴她到歐洲呢？於是我就寫一封信給羅拉，羅拉那時候在羅也納，我們平常也偶爾有信札，但從未談到我們生活上痛苦與內心的矛盾，所以她來信也不過對於自己生活的敘述，現在我在這封信裏詳細報告我的心境，並且承認她的預言之正確，最後我告訴她到歐洲的決心，希望我能夠在歐洲見到她。這封信我在第二天密密地發出了。同時我暗暗籌劃款子，佈置好一切，於是存暑假時候，我在學校辭職了。

這樣，一直到有一天，什麼都停當的時候，我突然同羅拉說：

『現在好，讓我們走吧。』

『走，上那裏去？』

『到歐洲去。』

『到歐洲去？』她驚奇了。

『是的，到歐洲去，我聽從你的話，讓我們在歐洲生活。』

『你不勉強麼？』她驚異的問。

『不，一點也不，我什麼都準備好了。』

『真的？』她突然興奮起來，抱住我的頭不斷的吻我，最後她流淚了。

『你哭了？』

『是的。』她坐在我懷裏說：『我感激你。』

於是第二天我們就動身到上海，這正是冬天過了的春天，她流水一般的活潑起來，花一般的開了笑容，樹木一般的抽出了春綠，等到我們上都尼斯的

郵船沒有過一星期，她已經恢復了來時的嬌豔與美麗，我也開始興奮而快樂了。

九

馬賽終於到了。船還沒有靠岸的時候，我們就望見潘當的母親與羅拉。潘當這時幾乎快活得飛到空中，我在她面頰上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光彩。

隨着船的靠岸，大家歡呼着，接着是奔到岸上，互相熱烈的擁吻，羅拉對潘當第一句話就是：

「你還是以前一樣的美麗！」我想潘當的美麗是有船上才恢復的，這是羅拉所不知道的。但是我看羅拉的確同以前沒有兩樣，於是我說：

「你也是。」

最後我們就一同到了潘蕊的家，我們就暫住在那裏。

在時裝店圈中，潘蕊本是一顆明星，現在聽她回來了，要尋職業，都爭來羅致。於是報上有她的新聞，小報上爭載着我們的消息，我與她的照相也在畫報刊了出來。這些都使她感到興奮與快樂，但是我可開始感到煩惱了。

經過了許多醞釀。潘蕊同我商定，接受了一家烟草公司的聘請，那是做愛神牌香烟廣告的模特兒。

於是報上，雜誌封面上，銀幕上，街頭廣告牌上都有她各色各樣穿五彩裝束的——游泳衣，旅行裝，滑雪裝，睡衣，禮服……等等，擺各色各樣的姿態——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在火車裏，在海灘上，在船欄邊……等等的照相，這些照相不變的特點就是她唇上手上或身邊都有這個「愛神牌」的紙烟。雖然她並不吸烟。

這時潘蕊的收入好起來，我們開始佈置精緻的住所，她非常興奮的爲我佈

置書房，但是我可更加煩惱了。

接着潘密的應酬一天天加緊起來，花東，電話，信札不必說，約會也越來越多，這些都是公司的經理與股東，以及社會上有錢有勢的人。潘密出去的時候雖然同我商量，我心裏固然不以為然，但是我覺得沒有理由可以反對，因為這是她引以為快樂的事情，正如我愛買書與看書一樣。所以我從來不去阻止她。後來她也就習慣了，不再來徵我同意。大概一個半月以後，愛神牌香烟已經風行一時，她的收入也更好了，公司還送她講究的汽車，於是應酬也越來越忙，幾乎天天都不在家裏吃飯，而且十天有八天到深夜才回來。有時候還在家裏宴客，這些男女的客人都不我所喜歡的。頭兩次潘密拉我去應酬，但因為這裏面實在沒有我地位，我感到說不出的威脅，所以後來我假借靜拒絕了她。其實我並不能靜在自己的室內，為排遣這種心裏的隱痛，我是得不到俱樂部去求刺激的。

但是，雖然在許多場合上，我心底隱藏妬忌與怨恨，我對於潘蕊的愛我，可沒有懷疑，第一她的交往信札電話對我向來不祕密，許多出格的情書，她反拿來當作我們談話的笑料。第二她在外面久了，終有電話來問我，第三，每當她回來的時候，如果我還醒着，她多麼疲倦，都來伴我；如果我已經入睡了，她終是要理理我蓋着的被鋪，翻翻我開着的書與我寫好的文稿，最後終在我唇上臉上染滿了口紅，而且還向閒人的地方打聽我一天的生活。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心裏的痛苦也越來越增加，但是我始終不願對潘蕊流露，更不用說是訴苦，這因為我相信，我的流露，會被壞她那些她所認為快樂的生活的。

那麼有誰了解我這蘊積在內心的無限痛苦呢？有的，這是我唯一的朋友羅拉，這個吉布賽的預言家。我現在愛這樣稱呼她。

羅拉時常來看我，每次看到我內心的痛苦就勸我回國，這自然是我唯一的

出路，我難道爲潘蕊就耽誤我的終生了麼？但是我愛潘蕊？潘蕊現在比以前更加美麗，漂亮，多姿。我怎麼能夠離開她？幾次二番，已經決定回國了，但是或者因她伴我睡一晚，或者因她同我吃一次早餐，或者因她同我在窗下小坐十分鐘，我立刻失去離她的勇氣。

羅拉看我沒有勇氣離開潘蕊，她只罵我懦弱，她並且說如果我沒有勇氣離開潘蕊，將來一定會被潘蕊遺棄。那時候我將履行她的預言而自殺的。這是我所不相信，但是我可也常常怕到的。

許多次，她要把我內心的痛苦同潘蕊去講，但是都被我阻止了。我的打算只是兩種，一種是我依附有潘蕊這樣活下去，或者平心靜氣把精神放到書本與寫作上去，不要關念到潘蕊的生活，一種是一個人離開潘蕊，我覺得把我痛苦同潘蕊說，這等於我干涉她的自由，禁止她的生活；她需要這樣收入，她需要這樣生活，她活在這裏，的確還比活在別的生活中年青，活潑，美麗，漂亮，

可愛，這是事實。那麼我為什麼不能支配自己而要用自己的情緒去干涉她呢？我同羅拉說：『如果她要把我的痛苦告訴潘蕊，我真只有自殺一條路了。』

『日子在無可奈何中消磨。』

吳景濂大概是海關任職以後九個月，羅拉要到美國去了，我決心跟羅拉她們做一次旅行。這是我對於自己的試驗，要是我可以離潘蕊生存，我就從亞洲回中國了，否則我只好回來。

我把這旅行的計劃同潘蕊說了。潘蕊說：

『是不是你過不慣這裏的生活？』

『不。』我說：『我只是想旅行一次吧了。』

『那麼到暑期好不好？我可以抽空一同同你去。』

『不，你很忙，你的工作不能使你離開。』

『啊，你對我有點厭憎了！』她似乎驚慌地說。

『不，不，決不。』我說：『我不過想同吉布賽人一同旅行一次罷了。』
『要是僅僅爲這樣，那麼你去，但是最多三個月一定要回到這裏。』

『你要我回來作什麼呢？』我說：『我知道我在你生活裏已經毫無作輕重了。』

『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她說：『我愛你，我需要你。』

『但是這是過去了，現在只是我在需要你！』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說你用我的錢就是侮辱你了麼？』

『不，不，』我感慨地說：『自然不是指錢，是精神方面，你現在一個生活得很好，我們幾乎不常見面，不常在一起，我在你身上有什麼作用呢？只是一個寄生的動物。』

『你不許這樣說。』她說：『我愛你，我從你身上感到愛，感到美，感到力量，感到虛空的重要，錢的重要，感到應酬交際的重要，感到青春的重要。』

當我回來看到你睡在床上，枕頭邊放着沉重的書，或者當我同你在窗前小立十分鐘，或者同你散步一次……我方才覺得我被別人打扮好了去照相，在各處印出來掛出來的興趣，我方才感到生活與生命的意義。」

『那麼好的，我爲你活着，只要你需要我，我一定就回來，不過你要記住，那一天你不需要我了，你同我說，免得你在心靈上多一重負擔。』

『你怎麼說這樣的話？X。』她頹然地坐下，突然興奮地說：『你變了，你說實話，你是不是變了？你愛上誰？愛上羅拉的吉賽布的朋友了麼？』我驚惶了，我融不進她的情緒，我過去坐在她的腳邊，身子靠她的腿上說：

『不，不，你千萬不要這樣想，我愛你，永遠愛你，即使你不需要我，我也愛你的，你放心。要是你以爲我愛上了羅拉的什麼朋友，你可以去問羅拉。』

『只要你這樣說，你的話我都相信的。』她說完了拉我起來，她自己已安

心地站起來說：『好，那麼你發動身吧，是不是明天？』

『是的。』我說。

『好，那麼你千萬要給我信，給我電報，給我長途電話。現在我要出去了，晚上見。』

她於是翩然出去了。伴我在房裏的是無限的悵惘，孤獨與痛苦。

我一個人靜坐在椅上，靜思我自己的生命與愛，自由與活力。我覺得我成了她的俘虜，寄生在她身上的動物，我不能離開她，但自己又不能做事，又不許我每天伴着她玩，伴着她走，我深深地覺得我有強起來的必要，我要飛，要飛，我一定要飛得遠遠的。但是，我的心裏只有她，除了她以外，什麼都是空虛的，我同她住在一起還無時無刻不想她，那離開她以後怎麼樣呢？這時我驟然想到她剛才說過的羅拉的吉布賽的朋友，於是我腦中立刻浮起見過幾次的那幾個女郎，我為什麼不同她們有個友誼的來往，排遣這個無時無刻想念她的

心境？羅也告訴我同行的也有幾個是重華婆的少女，那末到底是那幾個人，可是美麗有趣活潑？我希望我曾迷戀一個，布賽的少女，而得逃過了這個無底無底的陷阱。這樣胡思亂想的想着，天色已經黑下來了，我是怎麼樣在消磨我的生命？

第二天我動身了，但是我同潘蕊話別的時候，我幾乎哭了出來，我真的不能離她，我不知道離開她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她雖然也很依戀，但似乎比我好許多。這兩份情結是不同的，我感到在我只有七八歲的時候，離開母懷有這樣強烈的難捨，而她呢，好像是我當作應當出門的兒子一樣，依戀中並沒有給我挽留，這在她遵守昨天的信約，但是我在那時候只希望她挽留我一聲，我可以立刻取消這個旅行，但是她竟不，於是我在理好的行裝之後，只得用無限的勇氣與意志來忍住我的後悔。但我忍不住，我的淚在清涼的唇上流着，幸虧這時羅拉來了，她加增了我七分勇氣。

最後我別了潘蕊，與羅拉上了汽車。羅拉似乎看出了我的懦弱與癡情，她在車上不斷用話來排遣我的情緒，但是這些都沒有效力，於是她用輕蔑的眼光對我說：

『你還是個獨立的人麼？放出勇氣來。』

『……』對於羅拉我再不能有以前一樣的辯論，我沒有回答，我流淚了。因為她的話常常有點真理，時常有預言的威力。我這時忽然想到再下去我或許會實踐了羅拉在瑪末見潘蕊前的話：『假如你要鍾情於她，弄得不得意回去，弄得自殺，我可不能負責任。』這上半句早已應驗，難道下半句也必須應驗嗎？

.....

在船上，我起初被這離愁困着；我不斷打電報給潘蕊，焦急地等待她的回電。但是二三天以後，我比較好轉起來，這因在陽光與海風之中，言布萊朋友

的態度的確啓發一點新的生命的潛力。在這時間裏她們一點接近，她們除了羅拉以外，一個還是當初在馬養被羅拉看相的紳士，還有兩個青年，都不很愛說話，但是很愛唱歌，在他的生命之中，我相信這喉消耗於唱歌的與消耗於吃飯談話的比例，大概是一百與一之比吧，只要嘴唇一空，立刻就哼上了歌曲，這些歌曲不見得好聽，但是否海天之中，大家閒着無事，到並不討厭，這種愛唱歌的天性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這不愛說話的脾氣，無論大家飯後咖啡之時，或者一同玩牌，他們對於你們冗長的說明的或者理論的談話向來不聞不問，對於你一句簡單的問句或相煩他們的請求，終是用表情來回答你，或者揚揚眉，或者聳聳肩，或者立刻做你相煩他做的事情。此外還有三個女的，這三個女子同他們關係似乎不深，明月之下，大家一同唱歌跳舞時終在一起，平常的時候常常各管各的。她們可並不把歌曲一天到晚帶在嘴裏，可是說話也非常少，時常同她們在一起，請她們吃點東西，她們也很高興，但是從未問及我

的身世職業生活，也並不向羅拉地方打聽。你同她們在一起，並不覺得甜蜜，但是可以覺得舒服，沒有顧忌，小心，認真，緊張的機會，永遠是悠閒舒暢。其中一個最年青的，叫做尼莎，她會跳舞蹈歌彈琴，但除此之外，她似乎不懂什麼，也不想懂什麼。我同她在一起的時候較多，這並不是我對她感到特別有興趣。這只是尼莎有一種特別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同她在一起，非等到我放了她，她終是永遠不厭倦的跟在我的身邊，她似乎是永遠開着的白雲。自從頭一次我同她作伴了一整天，她同海天打成一片的單純自然與天真，深深地影響到我的靈魂，這使我靈魂舒展開來，對於人生再不緊張，焦急，憂慮，認真，於是也不再焦急地期待潘蕊的電報，也不再忙迫地打電報給她，我知道怎麼樣聽其自然的發展，這樣，我當天夜裏居然有一個好的睡眠，這是我幾個月來沒有的事情。隨着我同尼莎更加接近起來，我的心更加開朗起來，慢慢，我一個人，在房內也可以安靜地有興趣看書了。

於是，有一天，羅拉對我說：

『你的相思病似乎好了。』

『是的，我也感到。』

『你是不是愛上了尼莎？』

『不，不，』我說：『這只是感到你們吉布賽靈魂的舒暢，自然，不計較，不緊張，不急迫，同海天打成一片的影響了我的忙迫焦慮的心靈。』

『也許是的，因為吉布賽的靈魂是屬於上帝的，他們知道上帝的意志，知道命運，因此也只有她們最知道愛。』

『不，我不相信這個。』我說：『愛是瘋狂的，緊張，熱烈的，刺激的，吉布賽人民永遠沒有這些，所以永遠沒有愛！』

『你是不懂的，』她笑了笑說：『吉布賽的愛是屬於大自然的，她聽憑自然，不夠心門角去追求，不顛神倒魂去迷戀，不借助於物質，不借助於虛榮，

她們不知道用金銀，金鋼鑽，汽車，衣飾可以征服別人的心靈與肉體，他們最多用一束鮮花，她們不會用什麼漂亮的計劃，高深的理論，以及動人的言語去折服一個人的心，她們甚至不用說話，因為說話是屬於理性的，她們愛用低聲的曲調，漫越的琴聲，無目的地宣佈自己的韻律，一朝她們雙方觸到了相同的韻律，她們就相愛，你們的愛是表現，追求，爭鬥，征服，而她們的愛是流露，尋覓，觸到，像一個聲音碰到他的和音，像一個顏色碰到他的和色。所以如果日子多了，你能不能不愛尼莎，這是誰都不能知道的。」

「那麼說來，你們的戀愛是極其原始的，我知道蟬與蟋蟀以及紡織娘一類的昆蟲都是用簡單的歌曲尋覓自己的配偶。」我嘴裏雖是這樣說，但是我心裏的確爲其所動了。

「也許是的，但是最原始就是最近上帝。」她說着走開去了，我伏在船欄上思索，可是她隨即又過來說：「朋友，你是永遠想創造自己的，但是你永遠

失敗，你迷執於人世的物質與虛榮，迷信那人稱所佈置的陷阱，但是你聽着，你沒有全老的青春，你就會死去的，依着上帝所佈置的路。所以，多接近原始的上帝原來的意志，於你終是有益的。」

我沒有回答，她走開去了，我失神地伏在欄上，望那悠遠悠遠的海天神，一直到尼莎在我身旁走來，我才覺醒過來。

十

這樣我們到了美國，我的心境已經開朗解放。雖然我重想全潘慕，但我不再苦惱自己，我從容不迫的回她來電與來信。我非常舒服的過我的生活。尼莎還是常在我的身旁，她給我許多自由的沒有威勢沒有勉強的天地。她沒有做伴。她同別人在一起時我不妒忌，不同我在一起時我沒有渴念，我一個人的時

候，也很能夠在書中尋樂。日子就這樣平安而愉快的過去。

但是有一天，羅拉告訴我，除了她同那個扮紳士的人以外，尼莎她們五個人要去南美了。我不加思索的說：

『那末我也跟她們到南美去玩一趟。』

『你？』羅拉驚異地說：『那麼你一定愛上尼莎！』

『不，不，』我肯定地說：『絕對沒有，我只當她是一個小孩子。我愛上的不是布賽的生活，不，或者說是吉布賽的人生哲學。』

『不，在吉布賽的知識是沒有哲學的。』

『是的，那麼是人生態度。』我說：『我愛你們曠達，單純，不過份思索研究，對世事沒有執迷，對一切沒有好奇，不故意努力，不立志做一件事，不勉強求知，不奮鬥求成功，沒有理想與希望，生活在你們如悠緩的溪流，闊的路上鋪開來，狹的地方收攏去，不慕榮利，不相信書籍，只相信藍天和明月，』

永遠在那下面悠閒地過活。……」

「是的，對的，那是上帝子女真正的生活，不達自然，不反常，不執拗，你愛上了它，那麼我相信你沒有說謊，你沒有愛上尼莎。」

「自然，假如我愛上了尼莎？我為什麼不承認？不瞞你說，我是愛潘蕊的，只有跟着吉布塞空氣，我才不會被這份愛情所困。否則我將立刻飛到潘蕊的身旁，情願去做她的囚犯，細嘗那地獄的痛苦了。」

「好的，」羅拉說：「那麼你去準備吧，她們動身的日子大概是下星期三。……」

在我回到我的房間的時候，我接到一封潘蕊的信，她是叫表早點回去的。於是我們回信告訴她我要去南美的計劃，回來說不定一年半載。

我用航空寄出這封信，但是第二天的夜半我接到她的長途電話，說無論如

何我等一等，她明天去告假，後天就坐飛機到美洲來看我。

我把這消息告訴羅拉，我害怕的是她一到了，我就會不能自主，要被她捉回去的。但是羅拉以為潘朵所怕的是我愛上了這裏的吉布賽少女，不是一定要這我回去。

日子擔心地過着，她終於來了。我在飛機場接她，一進汽車裏她就說：

『你愛上別人了，是不？』

『沒有，沒有。』

『說實話好了。我知道你在船上同一個叫尼莎的女孩子很好？』

『你怎麼知道？』

『你們同船有一個人告訴我的。』她說：『那麼你一定已經愛上她了，她比我純潔比我年青，是不？』

『你怎麼說這樣的話？』我說：『我只當尼莎是一個小孩子。』

『那麼你爲什麼要跟她到南美去？』

『你怎麼說，說我跟她？』

『跟她是與跟她們一樣的。』

『我不過要過吉布賽的生活。』

『那是沒有疑慮的，你雖然不承認，但是你下意識是愛上她了。』她說完了楞在那裏。我尋不出話來辯解自己，我沉默着。

那時車子已經快到旅館了，我想到了羅拉，羅拉與我住在同一個旅舍，她因爲上午有事，所以沒有同我去接，但是她答應這時候回旅館等我們一同去吃飯去。於是我對潘蕊說：

『現在不談這問題好不好？回頭你問羅拉，羅拉會給你證明的。』

一到旅館，我把潘蕊送到羅拉的房間，羅拉已經先在了。我說：

『你們先談一回，我就來。』說着我就出來，回到自己的房間吸一根紙

烟，我的心非常不安，所以當一根紙烟還未吸盡的時候我忍不住又到羅拉地方，但當我剛走到門口，我聽見羅拉的聲音：

『……你為什麼要疊王的應酬呢？』於是我站住聽下去了。

『應酬就是廣告，就是明星職務上的工作，這會使我紅，使別人知道。』是潘瑪的答語。

『但是，你知道他痛苦，他為你痛苦，但是他不願意你知道，他怕擾亂你的生活！』

『他為什麼痛苦，是不是對我厭倦了？』潘瑪不安的聲音。

『假如厭倦，他為什麼不走呢？老實同你說，潘瑪，你愛他，不過是用他的愛情培養你的生活，點綴你的生活，並不是用你的生活去培養你們兩個人的愛情。』

『……』潘瑪沒有回答，但是半晌聽見她覺悟似的說：『那麼這痛

苦正如我在中國感到的一樣。」

「我想是的。在中國是的，他一定用你的愛情在培養他的生活。」羅拉伴着她的小步的聲音在說。

「……」潘蕊似乎又沉默了，歇一會接着說：「那麼怎麼辦呢，羅拉，難道我們沒有十全的幸福了？」

「問題是你要愛還是要生活？」

「要愛怎麼樣，要生活怎麼樣？」潘蕊用空虛的聲音說。

「要愛，你們倆都要爲愛生活，爲培養這份愛生活，要生活，你們分開了各歸各去生活。」

「分開了我們怎麼還有生活呢？在我至少是沒有了。」

「那麼爲愛去生活。」

「怎麼樣爲愛去生活呢？」

「犧牲你們生活上理想，事業上的慾望，在大自然的空氣中，聽憑上帝的意旨，享受你們的愛情，體貼對方的心境，這樣你們二方面都會青年，都會快樂。」羅拉翔肯定的語氣在說。

「……」潘蕊似乎又沉默了，半晌才說：「那叫我怎麼去看手呢？」

「你假裝頭暈，那是很容易的。」羅拉翔沉重的語氣說：「辭去你的職業，放棄你的生意，伴我到南美去旅行。」

「好的，好的，我一定這樣做。」潘蕊興奮地說，說話的時候，我敲門了。

「進來！」這是羅拉的聲音。

我進去了，潘蕊立刻興奮地用手挽着我的腰說：

「親愛的，我同你一同去南美了？」

「你？」她說。

『是了，我決定辭職了。』

『啊，』我笑着說，『你一定受了羅拉的煽惑了。』

『你……』潘蕊剛要說話的時候，我說：

『潘蕊，到我的房間去坐一回吧。』說着我挽着潘蕊到我的房間。她一進

門就說：

『那麼你一定是愛上了屈莎，所以不要我去南美。』

『潘蕊，請相信我，不要懷疑這些，我現在的痛苦不許我靜心地多談了。』

『我說着不覺流下淚來。』

『真的，你是只愛我的？』

『自然，我是你的，你放心。我愛你超過於你愛自己。』

『……』她似乎安心而沉默了。最後我說：

『你累了，你歇一回吧，或者洗一個澡。』

她聽我的話到浴室去了，我於是進到羅拉房間，一進門就問她：

「羅拉，你爲什麼沒有待我同意？就把我的痛苦告訴了潘美？」

「爲你們可憐的矛盾。」

「你爲什麼叫她辭職到南美去？」

「朋友，」她感慨地說：「你這樣責問我是什麼意思，難道你真的愛上了尼莎。你知道我是在爲你與潘蕊的愛打算。」

我急迫地說：「潘蕊需要她在歐洲這樣生活，也只有這樣生活可以培養她的青春與美。」

「不，」羅拉說：「只有你的青春與美可以培養她的生活，如果你再痛苦下去，你會憔悴，你會自殺。那她麼也是沒有生活的。」

「但是我不要她知道，我願意自己痛苦與死，爲了她有所愛的生活。」

「但是每個人需要愛遠超過她的生活。」

『不過事實是這樣，她在中國是痛苦而憔悴了。』

『這是你沒有給她愛，你只是用她的愛來維持你理想的生活，正如她現在對你一樣，你沒有用生活來培養這愛。』

『那麼，』我搶着說：『那麼你現在叫她離開她愛過的生活，是不是會使她痛苦呢？』

『不會的，只要你肯爲愛生活，你們肯犧牲愚蠢的事業的理想，低能的人世上的野心，你們就會快樂。這所以有希望的人民永遠是愛的，永遠是快樂的，雖然常常缺少錢用，但不缺少愛來享受。這是真正上帝的兒女，不是帝皇的奴隸！』

『但是人類是不斷的創造……』

『是的，不斷的創造，創造了房屋，創造了衣飾，創造了機械，創造了槍炮，創造了社會組織，互相傾軋，壓迫，剝削，殘殺，強姦，賣淫，但從沒有

創造出愛過！你們已經創造夠了，那麼再去創造吧……」她說到這裏忽然不說下去了，坐到椅子上沉思，最後她冷靜地古怪地問我：『你不要時時辭職去南美，到底是不是因為你愛上了尼莎？』我告訴她，朋友？』

『實在沒有，』我說：『你為什麼也會猜疑到這層？』

『那麼不要說了，將來你就會知道我的話是真理。』她說着站起來，看看錶說：『時候不早了，我們一同去吃飯吧，潘慕在你的房間裏麼？』

十一

這樣，沒有幾天以後，我們就動身去南美，潘慕開始同五個吉布森青年交往，起初因為她們不愛聽一切冗長的談話與敘述，覺得她們太冷一點，但自從在藍天明月之下，低歌幽琴曼舞之後，她就了解她們的興趣與態度，我們大家

快活、恬靜，沒有爭執，沒有妬嫉地過着幸福的生活。我與潘恩間並沒有懷疑，不安，擔心。我們生活打成一片，正如我們的愛打成一片一樣，二者再沒有矛盾與衝突了。我已經相信羅拉的話，古布賽的生活是真實培養永生的愛情的，而我們也終於將生活獻給愛神。我們看不見人世的權利與虛榮，我們只見藍天與明月，我們忘却了人類所創造的不同哲學與理論，我們只聽見每個人愛與情感的韻律，我們再不是社會偶像的奴隸，我們成了上帝的兒女。

幾個月的流浪，我們認識了更多的古布賽的人民了，我們已經被他們同化，再不愛說話，爭論，再不想人間的是非與究竟，也不想知道人間冗長綜錯的故事與各自自圓其說的理論，我們活在情感與愛的裏面：嬉戲如簡單的生活當中，我們再不想跳出這和諧的世界。我們已經沒有事業的野心，我們人的野心，我們相信只有這個世界裏生活與愛是不衝突與矛盾。我們要恬靜地依着上帝的意志，過我們簡單和諧的生活。

於是我們聽憑自然的推動，在各處流浪。我們歌喉心理的節拍，舞踏身體的韻律，我在遊戲裏生活，在遊戲裏工作，到處有我們言和笑的朋友，大家低吟着心底的歌唱，不招呼，不交言，對着天空，我們獲得默契的安慰。

日子就在深沉的愛中，諧和的生澀裏，自然的遊戲中消磨。

現在，悠悠十年的光陰，就這樣悄悄的過去了。需要錢的時候，我們曾用自己所愛的歌唱與舞蹈，向糾結的人世乞食；我們也學會小偷的本領，用玩世的态度，偷取人世的財帛；而現在，我是同羅拉一樣，在各處看相與算命，潛藏則假裝貴婦人的模樣，永遠坐在我的對面，依着我的話表演人世間的喜怒哀樂。我們在各大都市的旅館，飯館裏出入，猜度人們對於其自己事業的希望與對於創造人世的野心，去戲弄他們的信仰，情感與好奇。我們生活在遊戲之中。

我們不依社會偶像的意志工作，我們只依上帝的理想而生活。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不是帝皇的奴隸。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脫稿。

重版後記

在申版本「寄讀者」中。我於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夜裏曾經寫過這樣的話：

「這篇吉布賽的誘惑，前半篇曾經作為海外的情調在西風上發表過。當時我答應西風的編者每期爲西風寫一篇四五千字的文章，但是這篇吉布賽的誘惑，一寫竟成了小說，不能終止，寫到第五頁已經有二萬多字，西風篇幅有限，交卷日期已迫，所以祇用一個夢境將這篇東西束東，本來預備一面儘管發表，一面再繼續寫下去。但是原稿拿去發排，無從查閱前文，所以就攔了下來。發表以後，每次想發興續寫，但終爲趕更要緊的東西，未能實現，現在趁出月書的當兒，乃發興來將它寫好。隔了許多時候，來續寫以前計劃好的東西，如果真是寫整理或寫研究的文章還不成問題，但是創作就發生幾點困難，第一點要喚起當初寫時的情緒，第二點要繼續當初的想像；這困難我雖然遇到，但不知道到實行時竟會這樣難於克服，我幾乎整整三天三夜耗在重讀與思索之中，似乎成功了，寫後又作廢的不知幾次，現在終算寫完，我是一天中把它一氣呵成的

• 假如續稿與前半篇還有接續的痕跡，那麼還是我「火工不到」之故。其他，續篇前半部也有點改動，當時結尾一章，當然完全刪去，第二章後還加了一章，作爲第三章，所以發表時的三四五章現在變成四五六章了。」

其實在出版後，我拿起重讀之時，就發現續稿與前半篇顯然是有接續的痕跡的。但總沒有把它改寫。一半固然爲時時有新工作在手，一半也因爲重寫攔了很久的東西，是一件很沉重的工作。在三思樓月書陸續在說都重版之時，這本書所以遲遲來發，原因還在我想在重慶的時候，重寫一次，但是爲我正在寫風蕭蕭之故，所以迄未能如願，現在我的生活又有新的變動，一時又無法把它重寫了，所以不得不先將這重版，希望將來，我還可以有寫它更好的心情。

今天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離本書脫稿期足足已有兩年，在重慶時絕沒有想到我會在重慶的一角小樓上來寫重版的後記的，而現在，我還要相信，在兩年以後，我會在上海將這書重寫一遍了。

一九四四，三，三〇，夜，重慶。

三思樓叢書出版預告

(作創篇長) 蕭 蕭 風
(集詩篇) 岸 彼

三思樓月書目

(品小)	調情的外話	(作創篇中)	戀 鬼
(品小)	集菲春	(作創篇中)	家 一
(品小)	爪麟的外話	(作創篇中)	法英的荒 峽海
(作創篇中)	誘的賽布 惑	(作創篇長)	者患 清神 歌悲的
(劇幕五)	夜的江月	(集詩漫)	集流西
(劇幕五)	弟兄	(劇詩幕五)	候時的來潮
(告公續陸餘容)			話重的人成

社書方東 者版出 計 徐 者作著

中華民國卅四年二月初版〇〇一七〇〇

吉布賽的誘惑

定價

元

著作 徐

發行人 王

曉

詩

三
徐
詩
二
樓

發行所

東

方

書

社

成都祠堂街

重慶金湯街

成都祠堂街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重慶林森路

☆☆☆☆
☆☆☆☆
☆☆☆☆
☆☆☆☆

